一、早年生涯

曾国藩，原名子城，字伯涵，后改名国藩，号涤生。1811年（清嘉庆十六年）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县南一个名叫白杨坪(今属双峰县)的一个地主家庭。祖父名玉屏，字星冈。父亲名麟书，母江氏，生有4女5男。曾国藩在兄弟5人中排行居长；二弟曾国潢，字澄侯，称老四；三弟曾国华，字温甫，称老六；四弟曾国荃，字沅甫，称老九；五弟曾国葆，字季洪，后改名曾贞干。

曾家是个土财主，世代没有人做官，其祖父和父亲便一心希望他刻苦读书，取得功名，光耀门庭。曾国藩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，他自7岁起就开始在其父亲执教的家塾中上学。20岁时开始到衡阳唐氏家塾和湘乡涟滨书院求学。1833年(清道光十三年）考中秀才后，又入湖南的最高学府——长沙岳麓书院学习，师从欧阳厚钧，开始接受系统的国学知识教育和湖南学风的熏陶，这对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，产生了重要影响。1834年考取湖南乡试举人后，就动身前往北京参加会试，结果虽然落榜，但却使他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见识。回乡后他发愤苦读二十三史，积累了较厚的历史和古文知识，为他尔后进升仕途和研究学术打下了基础。1838年，他再次赴京参加会试，终于中第三十八名贡士；殿试获三甲第四十二名，赐同进士出身；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朝考得一等第二名，改庶吉士，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。1840年庶吉士散馆，列二等第十九名，授翰林院检讨。从此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京宦生涯。

1840至1847年间，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、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。他充分利用这个条件，大量读书，广为交游，精心研究历代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和治国方略，总结封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，为他后来步步高升奠定了基础。早在会考期间，曾国藩就引起主考官穆彰阿的注意和赏识。当时穆彰阿是道光皇帝宠信的重臣，在用人方面，道光帝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。正是由于穆彰阿的举荐，曾国藩于1847年破格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；1849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。此后4年中，又遍兼兵部、工部、刑部、吏部侍郎，几乎年年升迁，岁岁加衔，5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。

曾国藩深受皇恩，总思图报，于是他连连上奏，希望打动皇上，采取措施，革除弊政。他大谈发现和培养人才的重要，并举荐了一些可用之才；他鉴于武备废弛，申述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，建议裁兵节饷和加强训练。他甚至批评咸丰皇帝骄傲自满、言行不一，提出皇上要防琐碎之风，杜文饰之风，去骄矜之气。咸丰帝看到这本奏章后大为光火，披览未毕，就把它掷在地上，以后由于大臣们的说情，才免予给曾国藩治罪。自此之后，他的锋

芒收敛，处事趋于谨慎，再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上。十余年的京宦生活，使他初步领略到了官场习气的沉闷，发觉自己虽是个二品京官，并不能对朝政大局产生什么影响，使他早年那颗热衷功名、目空一切的心渐渐冷却下来，甚至发出补天乏术的慨叹！

二、创建湘军

1842 年鸦片战争结束后，清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，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与压迫，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趋激化，人民纷纷起而抗争。当时，广西各种矛盾也十分尖锐，而统治阶级的力量又相对薄弱，起义武装遍及全省。1844 年，广东花县人洪秀全，多次应试落第后不满于外敌侵凌和社会黑暗，便吸取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，创立以宗教为形式的农民斗争组织——拜上帝会。1844 年夏，他偕同冯云山深入广西传播教义。经过几年艰苦的宣传和组织工作，终于在广西紫荆山区站稳了脚跟，吸收当地具有反抗思想的青年杨秀清、肖朝贵、韦昌辉、石达开等为信徒，并与他们结成领导核心，筹划武装起义。1850 年夏，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，号召各地拜上帝会会众到桂平金田村“团营”集结。到年底，前往“团营”的会众达 2 万余人。1851 年 1 月 11 日(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），洪秀全正式宣布起义，自称天王，建号太平天国，起义武装称太平军。9 月，太平军冲破前来“围剿”的清军的重重围困，攻占永安县城(今蒙山)。洪秀全在这里封杨秀清为东王，肖朝贵为西王，冯云山为南王，韦昌辉为北王，石达开为翼王。次年 4 月，自永安突围北攻桂林，6 月破全州，进入湖南，在道州（今道县）扩充队伍，并确定“专意金陵，据为根本”的战略，大

举向长江流域进军。

1852 年 7 月，在京当官十余年的曾国藩，得到了去江西担任乡试正考官的差事，并获准于事罢之后回家探亲。8月 9 日，曾国藩离开京城南下，9月 8 日行抵安徽太湖县境内的小池驿，接到其母江氏去世的噩耗，便迅速到九江搭船西上。到武汉时，得知长沙正被太平军围攻，便从岳州改行旱路，经湘阴、宁乡转回湘乡故里奔丧。

太平军攻长沙，先由肖朝贵率领 2000 人奔袭。抵达长沙外围后，第二天开始攻城，战斗中肖朝贵不幸中炮受伤阵亡，进攻遂停了下来。到 10 月 13 日洪秀全、杨秀清率大队赶到时，清军各路援军已相继抵达，守城总兵力已达 3 万余人，战事遂陷入僵持状态。11 月 30 日，太平军撤围北上，于 12 月 13 日，占领岳州，22 日抵达武昌外围，连占汉阳、汉口，围困武昌，兵锋锐不可当。

在太平军进攻面前，各路清军一触即溃，八旗、绿营都不中用。消息传到北京，清政府在一片惊慌之余，便发布命令，要求南方各省普遍举办团练，以阻扼太平军的进攻。 1853 年 1 月 8 日，朝廷任命正在湖南湘乡奔丧的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。1月 21日，曾国藩在家中接到令其协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的命令。这时，湖北武昌已被太平军攻下，军事形势更加严峻，作为深受皇恩的曾国藩，不顾为母亲守孝的封建礼节，决定前往长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沙赴任，由此投入到镇压太平军、挽救清王朝的斗争中去。1月25日，他从家里动身前往省城，于30日赶到长沙，与巡抚张亮基等共筹防剿事宜。面对日渐糜烂的军事形势，曾国藩心里明白，八旗、绿营等正规武装都阻挡不了太平军的凌厉攻势，零星的团练武装更是无济于事，不堪一击。这时，他萌生了一个想法，就是利用举办团练的名义和权力，来创立一支新的地主武装。这样，或许在协助朝廷镇压太平军的斗争中，能助上一臂之力。到了长沙的第二天，他就向清廷上了一份奏章，提出了他的创办新军的主张。他明确提出“今欲改弦更张，总宜以练兵为要务。臣拟现在训练章程，宜参仿前明戚继光、近人傅鼐成法，但求其精，不求其多，但求有济，不求速效。诚能实力操练，于土匪足资剿捕，即于省城防守，亦不无裨益。”显然，这已不是在办团练，而是在建立一支新的武装。

曾国藩在上面这份奏章中，对他要另创新军的意图还有点遮遮掩掩不敢明说，但他在给朋友的信函中就说得明白多了。如他在给王的信中说：“仆之愚见，以为今日将欲灭贼，必先诸将一心，万众一气，而后可以言战。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，与今日调遣之成法，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，自非别树一帜，改弦更张，断不能办此贼也。鄙意欲练乡勇万人，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，

以忠义之气为主，而辅之以训练之勤，相激相劘，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、万众一气者，或可驰驱中原，渐望澄清。”在这里，曾国藩心目中的新军轮廓就很明显了。他已成竹在胸，准备大干一场。

早在长沙解围之后，湖南巡抚张亮基就从湘乡等地调来了千余团丁，以加强省城的防守。曾国藩到长沙后，就先将这千余人，按照戚家军的编制方法，分为左、中、右三营，以罗泽南统中营，王鑫统左营，邹寿璋统右营，开始逐日操练。这便是最初的湘军。之后经过半年招募扩充，至同年 8 月，队伍已扩充至 10 营 6000 人。

在这半年期间，军事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1853 年 2 月 9 日，太平军撤出武汉，水陆夹江东下，连克江西九江、安徽安庆，并于 3 月 19 日攻占金陵（今南京），将其定为都城，改称天京。然后派出两支部队北伐、西征。西征太平军于同年 6 月 9 日进抵江西省城南昌城下。新任江西巡抚江忠源向湖南求救。曾国藩与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商量之后，即派罗泽南率领湘军去救南昌，但这支部队首战不利，在南昌外围就被太平军击败。

曾国藩的身份是团练大臣。这样一个官职，既非地方大吏，更非钦差大臣，处境十分尴尬。他到长沙不久，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，由湖南布政使署理巡抚，原云南布政使徐有任调任湖南布政使，衡永郴桂道道员陶恩培升任按察使，这三个人对曾国

藩借题发挥地另练新兵，都不以为然。特别是提督魏起豹对曾国藩越职侵权、过问绿营操练事宜，一度引起兵勇冲突尤为不满。这样的政治环境，使曾国藩无法在长沙呆下去。他只好以湘南形势不稳、须前去坐镇为借口，于 1853 年 9 月离开长沙，移驻衡州(今衡阳市)。经过这次挫折,他愈加感到绿营兵的腐败，也更加坚定了重建新军的决心。

他把在长沙亲手招募的湘勇带往衡州，以 500 人为一营，稍加整编，凑成 10 营 5000 人，继续进行训练。鉴于太平军在长江里建有一支庞大的水师，并控制着自武汉至金陵间的长江水域。因此，要想战胜太平军，就必须创建一支水师。正好这时清廷也有创建水师的谕旨，曾国藩到了衡州以后，就着手筹建水师。他设法筹集资金，准备制造战船。但起初不知船制，后来守备成名标自长沙来，告知快蟹船、舢板船的制式；同知褚汝航自桂林来，告知长龙船的制式，于是招聘工匠，在湘潭设立分厂，加紧建造战船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派人到广东购买洋炮，准备装备水师战船。

在湘军筹建的过程中，由于西征太平军又沿长江节节向上游推进，连占汉口、汉阳，武昌再次告急。清廷于 10月 29 日、11 月 3 日和 15 日,接连下了三道谕旨，命令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曾国藩，统带练勇驰援湖北。然在此期间，太平军为集中兵力进攻安徽庐州（今合肥），主动退出了汉口、汉阳。

因此，曾国藩以此为由，提出暂缓援鄂，并进一步申述目前不能出省作战的理由。他说：太平军拥有庞大的水师，而现在两湖地方，无一舟可为战舰，无一卒习于水师。今若带勇但赴鄂省，则鄂省已无贼矣；若驰赴下游，则贼以水去，我以陆追，仍不能与之相遇，又何能痛加攻剿哉？再四思维，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。等舟师办有头绪，亲自统带驰赴下游。曾国藩这一奏报，非但没有受到训斥，皇上反表扬说：所虑甚是，你能斟酌缓急，甚属可嘉。

1853 年底，太平军自安庆北上，围攻庐州。咸丰皇帝又于 12 月 12 日，命令曾国藩著即赶办船只炮位，并统带前募楚勇 6000，经洞庭湖驶入大江，顺流东下，直赴安徽江西，与江忠源会合，水陆夹击，以期收复安庆及舒、桐等城，并可牵制太平军北上之路。曾国藩接旨后，认为船炮等准备工作尚未就绪，不能出省作战。他于 12 月 26 日奏报说：“统计船、炮、水勇三者，皆非一月所能办就。臣北望宸极，念君父之忧劳；东望皖江，痛舒、庐之危急，寸心为捣，片刻难安。而事势所在，关系甚重，有不能草草一出者，必须明春乃可成行。”咸丰帝接读奏报，大为不满，并作了如下朱批：“现在安省待援甚急，若必偏执己见，则太觉迟缓。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，故特命汝赶援，以济燃眉。今观汝奏，直以数省军务，一身克当，试问汝之才力能乎 否乎 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

之右者，及至临事，果能尽符其言甚好，若稍涉张皇，岂不贻笑于天下。着设法赶紧赴援，能早一步接得一步之益。汝能自担重任，迥非思蒽者比。言既出诸汝口，必须尽如所言，办与朕看。”言词十分严厉，连挖苦带激将，命令曾国藩立即出动。然曾国藩接读严旨后，并未不顾现实，委曲求全，放弃自己的主张。他经过反复思考之后，又上了一份奏章，进一步申述自己的意见，坚持目前尚未准备就绪，不能赴皖。他详谈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理由：一是必须等所购之大炮运到；二是黄州以下“节节有贼”，水路不能直达皖境；三是当务之急是堵截江面，力保武昌；四是所练之勇正在郴州、桂阳州一带剿办土匪，不能马上撤回；五是饷乏兵单。曾国藩申述了目前不能赴皖的五条理由之后表示：“臣自维才智浅薄，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。至于成败利钝，一无可恃。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，则臣惶悚无地。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，不如此时据实陈明，受畏葸不前之罪。”曾国藩敢于在皇帝面前说“不”，这在封建社会里，是需要有很高的胆识的，这是他高于他的国僚的地方。而咸丰帝接读曾国藩的奏报之后，也没有坚持己见，并能听取他的意见，不再催他赴援安徽，还安慰他说：“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，然汝之心可质天日，非独朕知。若甘受思蒽之罪，殊属非是。”还算能够听取臣僚们的意见，有一定的雅量。

由于曾国藩没有贸然出征，从而赢得了继续造船、购炮和练兵的时间。两个月后，战船办齐，大炮运到，他才率领水陆师出征。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，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劲旅，不足以战胜它。因此，在皇上屡颁谕旨催他出征的情况下，他能冷静地看到自身条件尚不成熟，并如实地禀报，而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，贸然出兵，从而赢得了充分的练兵时间，练就了一支有战斗力的湘军。如果曾国藩是一个平庸之辈，为了保住乌纱，没有自己的主见；或在皇上的谕旨面前就轻易放弃自己的主见，违心地屈从皇上的旨意，仓促出战，则必败无疑。那么，湘军也许就会夭折在襁褓之中。

1854 年初，各厂造船工作完成，共造成作座船用的拖罟船 1 只，快蟹船 40 只，长龙船 40 只，舢板船 80 只，由钓钩船改制战船 120 只，另雇用民船百余只，配炮 570 位，编成水师 5000 人，陆军 5000 人。水师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。陆军 5000 人分作 10 营，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。合计员弁、兵勇、伕役共 1.7 万人。2 月 25 日自衡州统率湘军水陆师北上，同时发布《讨粤匪檄》，大肆污蔑，攻击太平天国革命，号召各地士绅行动起来，支援湘军，对太平军作战，以捍卫封建统治的秩序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三、湘军营制

清朝的正规武装有八旗、绿营两种。八旗，又称旗营，是满清贵族入关前建立的武装，此时共约 25 万人。绿营，以执绿色旗帜而得名，是满洲贵族入关以后陆续改编的汉族地主武装，此时约 65 万人。八旗、绿营都有名籍，弁兵父子相承，世代为业。

曾国藩组建湘军时，已看到八旗、绿营腐朽不堪的状况，决定改弦更张，另起炉灶。他所采用的编组部队的编制，略仿明代戚继光所编练的戚家军的编制：陆军以营为基本战斗单位，设营官 1 人，各管 500 人；营以下设前、后、左、右 4 哨，哨设哨官、哨长各 1 人，哨以下辖 8 队，各队火器、冷兵器相间配备；每队设什长 1 人，正勇 10～12 人，伙勇 1 人。营以下除设立 4 哨外，另设有营官亲兵 6 队，3 队刀矛，1 队小枪，2 队劈山炮。此外，还采用长伕之制，全营配长伕 180 名，行军时担负运输任务，扎营时担负挖壕筑墙任务，类似于后来的辎重兵和工兵。湘军哨以下各队，均采用冷兵器与火器相间配置，以便优势互补，有利于战斗力的提高。

湘军水师的营制前人可资借鉴的经验不多，主要是曾国藩根据新的情况自行创制的。如果说陆营的编制采用冷热、长短兵器相间配制的话，那么，水师船只的编制，则采用大、中、小型船只相间配

置的办法。建军之初，湘军水师每营 425 人，设营官一员，每船设哨官一员。营官领快蟹船 1 只，各哨官分领长龙船 10 只，舢板船 10 只，合计 1 营配备船 21 只。快蟹船配桨手 28 人，橹工 8 人，舵长 1 人，头工 1 人，舵工 2 人，炮手 6 人，共 46人。长龙船配桨手 16 人，橹工 4 人，头工 1 人，舵工 1 人，炮手 2 人，共 24 人，配备头炮 2 位，边炮 4 位，梢炮 1 位。舢板船配桨手 10 人，头工 1 人，舵工 1 人，炮手 2 人，配备头炮 1 位，边炮 2 位，梢炮 1 位。湘军水营的船只编制，也并非一成不变，随着作战的损折和经验教训的丰富，到了中后期，船只编制断断趋向中小型化。

湘军模仿戚家军的地方，还在于它对官兵的选募。湘军的各级军官，采取层层选拔的办法，即大帅挑选统领，统领挑选营官，营官挑选哨弁，哨弁挑选什长，从而能逐级加以节制。选用官弁的条件是不怕死，不急急于名利，能耐受辛苦，尤其要具备“忠义血性”。湘军兵勇的招募，开始由营官全权负责，到偏僻山区、乡村，招募朴实有土气的年青力壮的农民；凡油头滑面、有市井气、有衙门气的人一概不用。在招募时，每人都要造册，注明府县、里居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姓名，以及本人的箕斗(指纹)。正是由于采用以上措施，兵系土著，有家室顾恋，到营后就便于管束，万一私逃，也可通过地方政府进行稽查。

湘军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薪饷较厚。一般士兵每月银四两二钱，较绿营兵要高出 3 倍。如此丰厚的薪饷，对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。曾国藩称之为“厚饷养兵。”

曾国藩对湘军还注意加强训练。他认为“训”与“练”内容不同；“训”就是对士兵进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封建思想灌输。早在长沙时，曾国藩就每逢三、八日进行操演，反复进行说教。“练”就是教弁勇练习技击、枪法和阵式。勇丁要练冷、热兵器的使用，还要练跑坡、跳坑、系沙袋步行。对军中劈山炮的射击技术尤为讲求。为了保障训练内容落到实处，他还制定了营规二十二条，规定如何扎营、开仗、行军、守夜以及保养军器等。此外，还发布纪律，禁止吸洋烟（鸦片）、赌博、奸淫、喧哗、谣言、结盟、拜会，还禁穿奇装异服。

曾国藩还把训练内容，营规纪律，编成通俗易懂、便于记诵的歌诀，计有《保守平安歌》、《水师得胜歌》、《陆军得胜歌》、《爱民歌》和《解散歌》。现选摘如下：

在《水师得胜歌》中唱道：

三军听我苦口说，教你水战真秘诀。
第一船上要洁净，全仗神灵保性命。
第二湾船要稀松，时时防火又防风。

第三军器要整齐，船板莫沾半点泥。
第四军中要肃静，大喊大叫须严禁。
第五打仗不要慌，老手心中有主张。
第六水师要演操，兼习长矛和短刀。
第七不可抢贼赃，怕他来杀回马枪。
第八水师莫上岸，止许一人当买办。
八条句句值千金，你们牢牢记在心。
仔细听我得胜歌，升官发财笑呵呵。

《陆军得胜歌》中唱道：

三军听我苦口说，教你陆战真秘诀。
第一扎营要端详，营盘选个好山冈。
第二打仗要细思，出队要分三大支。
第三行路要分班，各营队伍莫乱参。
第四规矩要肃静，有礼有法有号令。
第五军器要整齐，各人制件好东西。
第六兵勇要演操，清清净净莫号嘈。
者个六个句句好，人人唱熟是秘宝。
仔细唱我得胜歌，保你福多又寿多。

从以上可以看到，曾国藩正是通过采用严整的编制，层层的选募，丰厚的薪饷，严格的训练，以达到“诸将一气，万众一心”的目的，被招入伍的勇丁，突然获得如此丰厚的薪饷，对录用他们的将

弁，自然感恩戴德。再加上以箕斗具册等控制，士兵就不敢不服从命令。曾国藩正是采用这一套办法，以收其控制全军的效果。

四、攻占武汉

1854 年 1 月 14 日，太平军攻克庐州，安徽巡抚江忠源毙命。接着又在湖北黄州（今黄冈）城外的堵城火攻清军大营，湖广总督吴文镕自杀。太平军于取得堵城大捷后，乘胜西上，第三次占领汉口、汉阳。在围攻武昌的同时又分兵两支，一支由曾天养率领，北进荆襄；一支由石贞祥、林绍璋率领，南攻湖南。进攻湖南的太平军于 2 月 27 日攻下岳州， 3 月 4 日占领湘阴，7 日占靖港，11 日占宁乡，距省城长沙仅五六十里路程。

这时，曾国藩的湘军已经练成。 2 月 25 日，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师，自衡州出发，到湘潭集结。3 月上旬，陆路湘军自长沙出动，开赴靖港、乔口，准备迎击南下的太平军。这时，太平军自感兵力单薄，得知湘军北上，便放弃宁乡、湘阴、靖港、岳州，撤回到湖北境内。 4 月初，西征太平军加强了力量之后，重新发起进攻，7 日，再占岳州，22 日击败湘军水师，占领靖港。鉴于省城长沙防守较严，便绕道宁乡，于 24 日占领湘潭，对长沙形成南北夹击之势。

面对太平军上下夹攻，曾国藩令塔齐布等带兵勇 1300 余人援湘潭，褚汝航等率水师 5 营自长沙南下。他自率大小战船 40 只，陆师 800 人于 4 月 28 日进攻靖港。当时西南风紧，船只易进难退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